
管子榷

管子榷卷第二十三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氏朱　長春　榷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

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

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

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

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

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以人聞令從而饒收粟也重大恭反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斛也通開散巨橋

矣不聞以市繢帛衡黃金也百鼓之粟不行巫王為術愚民而漁之乎其不然與言利挾數之家自為說可如之何重言以誣聖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乎外又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繢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

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沸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

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沸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通)主毋聚傭煮鹽先以垣墻四者愚民而行權也法術之家必矯亍權附于已以行其私常以私禁民起爭之矣管氏內政寄軍本陰術也故後人以其陰託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

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評)散散叙次文議俱有可觀潞而奇簡而辨周

禮之下大戴之上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

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㊂勝禽獸虞人獵戶能勝執之者下亦言猛獸勝於外謂珠玉之外兼用皮幣故並舉之仇與下親戚之仇應以大夫隨之。切猶益也禽獸之仇若使其逐禽獸知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為裘㊂有君右虎裘公子虎裘未聞裘何必言雙旅幣有

虎豹之皮賤武之皮其為庶實邪委質如委贄耶

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幨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剌其猛獸（剌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古衣皮庶人賤裘士大夫以上文裘犬羊賤豹狐貉虎貴物有定價習有故然玉珠之貴于金亦數也天之生物數不齊而謂堯舜用數乎大誣聖矣物

異而少必貴多而常必賤貴者從貴物本然用隨於人亦然以珠玉皮幣貴爲輕重數也則五穀米麻之於麥菽亦聖人數乎哉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

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問凡天產陽地產陰為二金木水火土為五七者人之所取財用盡矣故曰二五童山竭澤上無以制之天地不足以共故以數制謂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

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折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

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通)讎厭售而足數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通)漢吳筴反無鹽氏一

歲息十倍乘於兵加之數也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通)操本操始上專守利之本始則末流之重能以輕救之故民不得爭末卒之利矣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通)在涂衢塞後之關權本此立筴而行君衡其要也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筴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

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通)左右

即陰陽即貴賤之數持其輕而以重相因則利常

倍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通）輕重五穀以調用，以賈不得市三分之間，積餘藏羨以備賞，則天下不得重封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

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

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

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

令黄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于赤野之末光黄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

通輕重黄金上比下比以利用珠玉恒重刀布恒輕唯金居中從穀幣高下

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

闢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
匹通而下中幣金之權百千萬乘馬之制此亦所
云揆度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
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
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
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
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
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
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

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壙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

者貨之國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與皆
國筴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
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
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
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饘者
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
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
求焉無止。然則姦塗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

之以法則中內摲民也輕重不調無檀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十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準第七十九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準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

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
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
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
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
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
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
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
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
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

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通驅狂獸以利民由逃爪牙弛山澤以予民曰童竭君智不足謂其無所操重也彼決中說如此夏尚忠乃不益利開智能非以明民是謂輔已商尚質乃無牢不利器反淪於無樸以愚民必周尚文故官能備物以人御人便武右文以為固而安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

囿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騈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通)囿山澤而童竭之利覺于上矣械器益利而搏流守其重矣出金通幣利布于泉矣菹丘騈牢畜藩于澤矣借五家以行已輕重五家本法不如是也故聖之所設盐之所藉無惟于紀聖棄智益塞源之說哉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詳)好譏者嚴察於下亟變者權術於上譏而用變變以柔譏此所謂輕重者貨殖化居之令利無出於此然有不亂有不變猶有持之者固猶勝於剽之狗利乎要于不言遠矣

輕重甲第八十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通）天下有桀君聖王之藉非術鉤之勢致流然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

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遁長假補助之謂長度溺澤之謂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

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註)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家有挾以誣聖

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亦其積心然七雄兵爭二百年無已計唯陰謀一策可定于一故王翦李斯之説行而間金朝出天下夕巻此爲陰陽之議合而成其爲天子哉三代以下世運固然獨不可自行而無那垂言詒先王也過矣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
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
孫仰倖戰之賓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通）倖戦謂
死事賓謂賞言白首之孤孫仰死戰之賞何以與
之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
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
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
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通）菓士但言富强
然必先富而後强故輕重詳于是國乃及兵焉

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
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
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
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
數不得為侈弇焉（適）曰平是賈不左不右故不得
侈弇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
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
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
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

偷而為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
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藉於民而貴市之
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
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
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
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
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
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

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通此句言人力不可恃舍牛馬之力無因而上）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𢐀（苦禮切弦也）者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𢐀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鵾雞鵠鴇（音保）之通遠鵠鵾之所在君請式

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
趨人三月解匊弓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
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鶪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
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鵠
雞鵠窀彼十鈞之弩不得棊撤不能自正故三月
解匊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
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
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

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囿大也王者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獻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

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

尺何求於民也(評)祭之用魚幾何而曰百倍異日說夢耶兒戲耶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强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適乎(評)春秋越荒遠小侯耳如何曰莫强曰至是兎藏而露尾也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

十倍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
水不避吴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
至隱曲蔷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
戰於曲蔷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笑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
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歳租
税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
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
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

大臣賣小門出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鞽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閑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

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蕾石也通黃金中蕾石以上不振輕重而重其數也故曰不工不善使天下得倪而笑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側居反煮沸火為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

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

（通）庸募役也與傭同謂趣民于農不得募聚以煮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憂有傍參論曰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鹽饋而食圉國與禦同）用鹽獨甚

（評）當時分國可用糶鹽自罷封建有行而無糶然

則下之食壁上之引壁相藏于古不知幾矣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

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

疑○此信貲君以給之民之衣食與賦口食閒曲之閒至於邪割去於民挂以僕者曰游財也

交敗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簡曲之彊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曰傳耜次曰獲麥次曰薄芋次曰樹麻次曰絕菹次曰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通本入之于民務相乘六時制之趣于衆而輟于賈也不至之時用守至用泄則輕重在我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評）孟子用一緩二之說朝令夕具之

衡也已欲其薄又欲其緩淺世催科急于場功冬穀入于市賈之幣半歲而彼收廢居什二三農折入三四矣朝令一怒之說可為暴征歲頻以盡而用之守重廩則又賈而王也可以恤其病不可擬其利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犂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

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寧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

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注：教金幣為三准操輕重以流為同筴）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

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湩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

進○用食用也言爭於戰我民所不朝者為有患祿而口滿貨者事言而十滿貨物於利也

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成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之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他臥切落毛也）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崐崘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

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鈎而鈎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崘之虛(註)崐崘去中國甚遠漢窮河源猶非真崐崘也而此曰八千里何居意西蕃別有名國如小西天之類耶可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評)珠象文皮白璧琳瑯彼以為產我以為幣則四國

之產皆爭擊其寶以為利而我得因其利以制其命何也彼不通于上國財壅利而無用通之於于朝用之至令中國四方之夷虜職貢者皆厚注而薦來我不得其利而彼得通其利故蓄夷珍貨市于京師為其以市而貢而我因以市焉服也此中國馭夷之大權也

管子榷第二十三卷終

管子榷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榷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評文議俱鄙淺不足觀

評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偽猶有可觀所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勦說而演之改頭換面附根生枝至駢贅之所不屑童兒之所不可欺如是然為國乎況于伯議既陋辭文亦猥屑偷竊者取節猶可施之于亻遠矣已附于書稍為訂次之甲尚未謬乙以下可廢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

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

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通）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民以興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胷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

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泲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泲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評 泲金木于丘壤東西南北于朝夕都不相應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方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群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

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

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音休 鑿屬）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時橘切 長針也）然後成為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令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去聲）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通虜者奴使之也疾為上作是為上奴）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埳諸侯畝鍾之國也磧（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埳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埳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釋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論）沃土之民淫淫瘠土之民義此言沃土之民貧境土之民饒饒生於義貧生於淫也故關中三河畝收不及江南什七而富什倍秦趙之間萬金之家布衣而菽疏食終歲江南千金之享溢於正

侯觀其所用而民俗可知也國害可知也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亡君廢其所

宜得而欲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通)五穀生之于下金布筦之于上操其筦以通其生而輕重之故于為奪奪為予

吳制其通以御其命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亾待五穀者衆也故楙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

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强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强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强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寧戚鮑叔隰朋易牙

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劒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

桓公惕然太息曰吾焉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

於鄉里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之出賂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皁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堺壘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遇其一公族采地世祿不入于公稅也其二棄土不毛不入於公稅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占土爲耕不入於公稅也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强者謂之衡秩次也

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囷丘倫反窌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決百姓皆稱貸於治則無券契之債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矣

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

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堁壠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

兩者不衡音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注）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于野人將發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々有垣牆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中大[illegible]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

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通〕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澄明也明數則習常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

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
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
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
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
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
管子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
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
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亡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為璧（刻石刻其齒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

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偶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評有疑言亦有疑事耶桓公九合盛伯所少止一朝耳非春秋為崇石璧菁茅勉于王哉伯

鳥以命之雖菸此猶借朝以行實者也輕重家之託術因而託言不自知兎藏之實也東周不王不貢至求車求賻求金而設一令欲使諸侯執弓辟又欲禁入焉則何藉于桓之一匡耶其從禪也又其微也石爲縣東百金又近塵飯桂薪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

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大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

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

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寧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為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泲水為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

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萠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萠

使有以給其上令寡人有鏤枝蘭鼓其賈中純萬
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
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
請再拜以獻堂下檀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
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
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
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
無券契之責（註）賈至市也君令朝賈令市君操一
物出以曰中純萬錢何市而信之一枝一鼓以決

予息而焚貴券富將立貧不從則亂开四方之萌
閉之又數其子兄數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
急可以無廢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
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
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
於萊純錙緺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
人知之閒纂茈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
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茈而反準於馬也[圍]純錙其

欲不可小十命故幣空空則市難得故以為作見錢不知之矣失在而反唯焉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若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為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鏂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

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約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予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惟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爲篇云倆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

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粮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評四守皆民之必急市賈之必通者也非必一國之有上守其謝下又何以禁其通禁之旅必絶市必投民將貧國將亂

龍鬭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

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矣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師)卽墨之天師破燕非以神威敵以神安圍城之民而壯之也此淮關而朝八諸侯何居詐欺乎謂人可愚自愚也况乎以愚愚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代令

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承天菑而求民鄰財之道也鄰不以脩德肆赦衍天之災而乘天菑為利乎民亦有心何能矯誣慢天漬人曰唯財之以財不可以一人守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

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故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秣齊鐘鼓之聲吹笙箎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評此猶繆

而近于正然一人而國偏施

桓公曰峥丘之戰峥丘地名未聞蓋附家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業令欲取之何以還於之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繆讀曰謬假以附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箓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賫石璧而與仍存問之[illegible]言豈[illegible]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

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峥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執之券皆折毀之所發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峥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

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蟁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昬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蟁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

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通）市多屠酤水通于市則汁肥于水水之肥者鳥蟲所集也茂苑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冶游則市之貿易者少貿少則物賤物賤故賈貧民富（評）人君將禁游俠以歸本業漢法刑三人飲而縱挾彈懷丸男女褉水上乎柳賣之買即賈貸賈何遽貧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

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璽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通）其害去則其利興無游民則無曠土江

南所多淫民，無千金之家，游處多江山為之祟也

謂上開游此禁游不計自矛盾乎游手游俠之民

何渠必樹下眺目而望山重千歷鑒之戲耳，

桓公曰雖然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

百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

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問之以璧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

之舍其作業而為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

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

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適君禮于有功國京何功于國而璧聘以名則爭效焉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國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海龍聚

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墆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

絹○云秋當作去

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斤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通)三原從穀幣之准軌而通之布穀六畜用廢居之說從有餘不足調輕重而御之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絲絲未為絲籍絲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絲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通)術市也經術之衢市在焉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

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

通當布之患守布而籍麻即上以織籍絲則麻輕而籍多五而十之其賈倍及麻之織守麻而市布即上籍絲蒸織則布貴而賈高五而十之其賈倍又以重布而決諸侯之賈於云二十齊即上再十倍其賈之說也右高左輕右守左散始右守布既右麻籍高下徐疾之決也右

趙。刑作形矣。

左即輕重之變文籍微也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若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

桵左是以外內不蹛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虙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

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燧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虻韘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𡶒合陰陽而天下化

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帝
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
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
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
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通）千即阡阡之穀兩畔爭食之比于隣界蠭螫也齒之有脣也蠭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詳）以下策多兒戲可言不可行可笑而不可用奕之

變只一句宗之變只一姓百谷之王一水也何貴乎徒多為佰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敎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

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紲繑而踵相隨（紲謂連續也紲息列反繑紅喬反）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士齺也前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應聲之正應君之令而征也）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

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捎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

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評以下
多複言無當改頭換面移名易姓耳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

奇出盡齊之重寶則亦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
治紫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紫萊莒之
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
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
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
成於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
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
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寳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寳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

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二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

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
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
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
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
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
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
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
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
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

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亾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圈）春秋安有趙代戰國人之露射也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

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注 月令而外此中具四時五行最詳亦頗複出想雜揉諸游士之手各志所聞亦一有識者小正支離也然而古之敬授時以重民紀可見焉後世唯須一曆書但列時日休咎不載朝政民務訪之必于前代典章故老俗談顧于今漫應矣緣古國儀民間歲時風俗服食起忌自于大

十年来輕薄少年多逸蕩不問冥行所忘于是
以民多疾病夭札末作妖而閭里貪刑亂滋故
聖人肯曰行時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
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通
推曆時生于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人相
乎天規圜為天矩方為地天生地地故地在游儀之
中衡南北以司日出入之二至四時此曆時之由
生也夜地有步候天有晷地與天相距南極北極

相距之里數皆從矩生皆包渾儀之中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繞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

期年通期年冬也漢行刑亦盡冬月止教民樵室

鑽燧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耟耒耨懷鉊銘又櫑摧渠緦緤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

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適四之日于耜在鄰十日曰東作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

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通)主点如後沒為官奴與城旦舂之作天子之春令也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通)大木大山大行夏曰蕃秀禁傷其長養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

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通）王母即后媼土神土旺夏季社夏至之祀也記曰唯社單出里國人畢作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通）秋曰嘗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通）國也五廟小功者小祖（通）家也三廟二廟無功者無祖（通）庶人祭其先有田祭無田薦田以賞有功也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通）沃飲之也以功

得與于祖蒸為沃即飲爵之樂也記曰君舉止于士故無功者立侍而外觀有功之沃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統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塤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通秋金主聲故吹風動商應兌之令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

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行牛馬之實在野者主（通）王為句記曰馬牛羊有在野収之弗禁此王令律所謂入官也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緣黑而靜處（通）已亥陰陽六純之月子午南北二陸之極故皆靜處此與月令兩齋戒祭者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通）自冬至起數故不言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統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通）木落而斷伐臘月之木其器牢趣菹人薪雚葦足蓄積（通）水落而薪澤可久蓄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通）連下句通其積也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通）游戶也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通）食少而飢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

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蟄之害也（注）當藏不藏霧氣陽陽死生蟄鳴為其及于來淡之候貞元之道也此可以言養生矣故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耒耜當弩銚耨當劍戟穫渠當脅軻蓑笠當掓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通）古人寓兵于農之法

輕重庚第八十六　亡

管子權第二十四卷終